

2000年 环球回顾

——社会转型问题天津
国际学术会议论丛

刘明翰 王乃耀 徐家玲/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序

2000年7月下旬，中国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这次别开生面的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天津师大、南开大学、天津市社联和本学会联合发起，由天津师大历史系具体承办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围绕主题，我们草拟了30个参考题。这本《论丛》（文集）主要是选编了这次讨论会上的论文，还收有讨论会后本会会员交来秘书处的几篇。本《论丛》共收论文35篇，约45万字。

在出席会议并撰写论文的人员中，有专程从日本、美国、德国来的专家、学者和国内高校、科研及出版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同仁，也有少数中国史研究的学者，既有学识渊博、造诣高深、年过八旬的学术前辈，也有勤奋钻研、勇于创新、著述喜人的青年后起之秀。用王羲之《兰亭序》中的话来说，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尽管研究的题目、视角和切入点千差万别，但大家都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会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紧凑和热烈。本《论丛》中各篇文章的见解和论点，都是作者本人的心得，不代表学会和出版社。为了避免重复，凡迄今已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论文，本文集不再收入。由于本学会的经费和出版条件所限，故规定每人在《论丛》中仅能发表一篇。基于各种原因，本《论丛》不可能达到“高、精、尖”，每篇文章也不能都代表学会的水平，尽管本《论丛》作者中约70%是教授、副教授，但因为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有待继续深入，故只能说是达到一般水平，这是我们不敢自诩而有待读者谅解之处。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我们学会自1979年5月在重庆北碚成立，现在已进入青年时期了。我们要登高望远，向前看。努力拼搏，争取向科学高峰攀登。学会一向强调的宗旨是：“繁荣学术，五湖四海，文人相亲（不是‘相轻’），敬老爱青”，要以学会为家。我们的原则是：对下述三条常抓不懈，即：一、学会工作班子要热心奉献，主动为会员服务；二、讨论活动要经年不断；三、要常出会刊（或论文集），交流学术信息。学会成立21年来，我们已举办过26届全国性大小型学术会议。不可讳言的是，由于学会的经费严重不足，影响了对活动的开拓。这次《论丛》之所以能面世，是和我学会名誉理事、学术顾问、日本老华侨陈福坡教授（日本中华学会会长）以及日本友人三浦隆教授、小林照夫教授无任何条件的资助分不开的，是在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

最后，让我代表本学会理事会和全体会员向吉林人民出版社和陈福坡教授、三浦教授和小林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另外本学会会员王恒伟博士也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勤为小径攀书峰必自有路，
苦作大舸伐浮海岂怕无边。

新世纪即将开始，愿我们学会更加蓬勃，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我们诚恳地期待读者对这本《论丛》多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指正！

刘明翰

2000年12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1)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译本序言	戚国淦(1)
在天津社会转型时期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	朱 襄(11)
向近代转型初期中国同西欧的比较.....	刘明翰(21)
关于文化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认识.....	庞卓恒(38)
北宋理学家邵雍.....	陈福坡 (日本)(58)
通过历史看日本.....	三浦隆 (日本)(65)
英国地方分权问题研究.....	小林照夫 (日本)(130)
论殷周之际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中国古代历史学的 影响.....	冯克正(155)
英国宗教改革 (1529 - 1559)	郭 方(164)
欧洲过渡时期的发展概念.....	朱孝远(188)
拜占庭计时方法研究.....	陈志强(212)
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特点.....	徐家玲 王云龙(220)
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知识经济初探.....	王乃耀(235)
日本“国际化”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赵建民(241)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开明君主专制” 理想.....	孟广林(259)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	李工真(276)
路易十六在位时期的法国封建王权研究.....	徐鹤森(295)
中越古钱币文化关系研究.....	王民同(307)
西方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论战的检讨.....	龙秀清(325)

转型时期的西欧基督教会	罗衡林(341)
近代以前的德意志人与德意志民族	刘新利(354)
论加尔文主义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表现	刘苏华(371)
现代化理论与德国近现代史研究	景德祥 (德国) (385)
有关英国都铎和斯图亚特前期流民问题研究	
概述	尹 虹(404)
文化全球化的发轫	申晓若(417)
英国百年战争的动员	施 诚(426)
试论路德改革的深远影响	黄光文(443)
中古近代之交英国乡村借贷问题研究	赵文君(455)
英国福利体系的形成与其现实经济影响评述	徐 滨(468)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乡村农户家庭经济的状况	李朝玮(479)
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	汪 丹(491)
西欧多元权力结构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	
转变	谷廷方 黄秋迪(505)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掣肘现象浅议	姚金果(516)
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管窥	胡 凡(522)
武帝灭佛与圣像破坏运动	宋海斌(537)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译本序言

戚国淦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英国最著名的史书之一，也是中世纪早期西欧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疾风暴雨，使西欧的古典园地出现了百卉凋零的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首先复苏的是历史撰述。而在当时还是稀稀疏疏的园地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却是成长茁壮的一株。

中世纪的编年史来源于基督教会的复活节表。复活节是基督教的重大节日，但它没有固定的时间，而是定在春分过后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其时间浮动变化于3月21日至4月25日之间，因此需要在前一年预先计算安排。这一工作落在修道院的头上。修道院院长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转周期，根据基督教、犹太教和罗马小纪的纪年，推算出当年复活节的日期，排列成表，即复活节表。在表的最后留下空格，以待填写本国或当地在本年发生的重要事件。这种纪事逐年积累，遂发展为编年史。

在英格兰，约在6世纪末奥古斯丁来到不久，开始形成在复活节表边缘填写纪事的习惯。这种纪事起初十分简短，后来则不断扩充，例如757（原稿本755）年关于梅雷顿政变的记载已写成一篇完整的纪事。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一书的编写，肇始于9世纪之末。一位12世纪的编年史家曾指出，英王阿尔弗雷德曾指使用英文写成一部有关当地的事件、法律、战役和有关从事战争的国王的

书籍。阿尔弗雷德未必直接下令，但此书确实始撰于他在位期间，通常称为《阿尔弗雷德编年史》。

这部编年史的材料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它采用从前已经写成的著作，也汲取当代的年代记；它记录政府的露布，也收录国外的事件；它收集文字资料，也采集口头传说以及歌谣史诗之类。正因如此，我们从本书中能够读到古代的世界历史或比德的教会史所记载的某些内容，也能读到西撒克逊的年代记中有关8世纪丹麦人入侵的记载，或者是一些追忆往事的诗歌。编年史所收集到的比较丰富的材料填补了几百年间的历史空白。

为了防止孤本重要文献档案的丧失毁灭，阿尔弗雷德国王下令添置复本分藏各处，这部编年史遂也交由受他护持的教堂和修道院分头保存和续编。续编的内容，一部分来自西撒克逊宫廷，一部分则采自当地。因此各地所编撰的手稿所记内容大同小异，一些主要史实基本一致，而另外一些材料则因撰写人关注不同而各异。

流传下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稿本主要有7部，它们分别被近人编号为A¹(A)、A²(A)、B、C、D、E、F本。

A本（盎格鲁撒克逊史名家普卢默〔C. Plummer〕称之为A¹本）由于成稿地点而被称为温切斯特稿本，是7部中最为古老的一部。它所记载的年限为公元前60年至公元1070年，从笔迹看，经过十三四位书手书写而成。其间详略不一，例如关于阿尔弗雷德及其子爱德华的武功记录极详，但对阿塞尔斯坦到埃塞尔雷德的50年间的辉煌业绩却记载极简，但总的看来，不失为记录英人抗击丹麦人入侵的一部信史。11世纪，A本被移往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并以其故主坎特伯雷大主教帕克（M. Parker, 1559—1575在任）之名而通称《帕克编年史》。该本转移到坎特伯雷之后，在当地作了某些增补。为了腾出篇幅，对原有内容略有删减。但在转移之前，该本被誉为一本复本，是为A²本（普

卢默称之为 A 本)，由于曾归属于罗伯特·科顿爵士 (Sir Robert Cotton)，通称《科顿编年史》。1731 年，由于收藏地科顿图书馆着火，此本被烧得只剩几页，故亦称科顿残片。幸得起火以前也曾誊录复本，保存下来，并由惠洛克 (A. Wheloc) 整理、翻译，于 1643 年出版。因此 A² 本又称为 W 本，亦称 G 本。

B 本与 C 本同称阿宾登稿本。B 本约成稿于 10 世纪后半期，C 本则成稿于 11 世纪中期，后者编撰以前者为蓝本，地点在阿宾登。B 本包括年限为公元前 60 年至公元 977 年，C 本则延伸至 1066 年。普卢默给予 C 本续写部分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 D 本和 E 本所编这一时期纪事的原本。

D 本为伍斯特稿本，约始撰于 11 世纪中期，所包括年限为公元前 60 年至公元 1079 年。稿本于 16 世纪在伍斯特发现，因而得名，成稿地点可能是伍斯特。这部编年史的撰写不同于其他手稿，不是照录前人而是有所去取，补入一些来自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和诺森伯里亚与麦西亚的史乘的材料。它对苏格兰宫廷颇感兴趣，1016 年克努特登位后，它对英格兰北部，特别是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关系关注尤多。这部稿本之所以具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因为伍斯特教区与约克教区于 972 至 1016 年间一度由同一人兼任牧首，两教区关系密切，因而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更多。

E 本以其成稿地点而称彼得伯勒稿本，通常也以其主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 (W. Laud, 1633 – 1645 年在任) 之名而称《劳德编年史》。1116 年彼得伯勒的修道院失火、所藏的书籍均付之一炬。后来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借得一部编年史稿加以誊录，并续加编写至 1154 年，遂成为几部稿本中最后的一部，也是最长的一部，包括年限自公元前 60 年至公元 1154 年。在誊录过程中，执笔者补入了与彼得伯勒修道院有关的某些事项、伪造文件以及其他内容，而其续写部分更成为独到之笔，为诺曼王朝的封建混战留下了实录。

F本为坎特伯雷双语概要。诺曼征服以后不久，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开始停用古英文，但一些修道院在征服后的一个世纪内仍然继续使用。这部编年史稿本大约产生于1100年前后，在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里以E本所依据的底本为基础删节而成，包括年限自公元元年至1058年。使用文字仍为古英文，但每段之后附以拉丁文译文，因此而得双语之名。

由上可知，这七部稿本可以分为四组：除D本外，A^(A)本与A²(A)本，B本与C本，E本与F本均属姊妹篇。七部虽共同冠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名，但正如普卢默所指出，A^(A)、C、D、E四稿本各具特点，可以单独成篇，不必合成一部。然而，E是由于存在差别，可以为后人提供更多的研究材料。

除上述主要稿本外，尚有H本，可能作于温切斯特，现仅存残页，其中所记为1113至1114年间之事。另有I本，写在一份复活节表(988—1268)上，可能作于坎特伯雷基督教堂。虽然条目不多，记事又颇简短，它却是现存惟一的一份以复活节为纪年的编年史稿本。

编年史实际上应以5世纪中盎格鲁人来到不列颠为开始，在此之前的材料都是转录自其他史乘有关本岛和欧洲大陆的事情。它在443年写到不列颠人派人去请盎格鲁人前来协助抵御皮克特人一事。此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相继移居岛上，建立起7个国家，形成“七国时代”。在长达3、4个世纪里，各国争雄，征战不已。到829年，韦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征服麦西亚，统一亨伯河以南之地。编年史称他是第8位“不列颠统治者”，同时还列举了以前的7位国王，勾画出前此列国代兴，交替称霸的局面。

编年史除记载王位继承及篡弑外，极少谈到列国的内政，更不涉及典章制度。然而在其字里行间，人们依然可以捕捉到某些

信息。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王位继承还未形成定制，依然带有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国王由御前会议推选，国王无权选立自己的继承人。王位的递传，既有父死子继，也有兄终弟及，还有母后居摄。御前会议也有权罢黜国王，例如 757（原稿本 755）年韦塞克斯国王西吉伯特以行为非法被御前会议所罢。但到诺曼征服以后，国王有权任命王位继承人，王位世袭制度确立。

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政府的组织机构还很不完备。朝廷的主要机构是御前会议，有权决定国王废立，对外战和等国家大事。地方划分成许多郡，作为司法和军事单位。书中还出现过百户区字样，是郡以下的区划。

王国的各级官职都由大小贵族担任。编年史称大贵族为郡长，他们在朝廷里是御前会议的组成人员，称议政大臣，在地方是一郡或数郡之长，掌管地方行政和军事权力，战时指挥军队，冲锋陷阵。后来由于郡长工作繁忙，责任重大，管理郡务的工作改由另设的郡守担任。郡的首长之下有一批管事人员协助工作，负责国王的税收等事务。这些管事人员主要由塞恩和格塞特充任，他们是小贵族，一般拥有 5 海德土地。

基督教的传布和教会的发展在编年史中占有很大的篇幅。596 年的纪事写到格雷戈里教皇派遣奥古斯丁僧同修道士多人来到不列颠传教。在此之前，基督教曾经传入过不列颠，但此时业已中断，岛上有基督教异端和异教流行。奥古斯丁及其徒众和后继者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先从列国的社会上层入手，逐步扩大影响，几经反复，屡遭镇压，最后得到全岛的皈依，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制。书中略去了标志基督教在不列颠取得胜利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但是记录下它的敌手科尔曼携其徒众离岛返欧一事。书中还记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为加强教会而采取的措施，列举了大量主教区的设置和主教的任命。与此同时，修道院也在迅速成长。编年史中几次记述国王向彼得伯勒修道院馈赠土地、特

权之事，并载录教皇的一封确认其权益的诏书。这些内容尽管被认为属于彼得伯勒稿本的增补，原编译者对其真实性亦存质疑，却为修道院之享受特权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既是民众的精神领袖，也是国王的左辅右弼，参与国事，甚至带兵出征。

编年史所记的第二件大事是反丹麦人入侵的斗争。835（原稿本 832）年的纪事写道：“这年异教徒蹂躏谢佩。”第二年国王埃格伯特率军迎战，是为战争的开始。此后兵连祸结，战事绵延。书中的大量篇幅记录了阿尔弗雷德国王对丹麦人的英勇抵抗和爱德华国王对丹法区的光复；也记述了 10 世纪末丹麦人的卷土重来和巨额丹麦金的勒索：从 991 年的 1 万镑，数年一增，到 1012 年高达 4.8 万镑之多。等到丹麦人入侵势头衰落的时候，编年史也进入了新的时代。

编年史最后部分记的是诺曼人入侵后所建的新王朝。征服者威廉 1066 年在黑斯廷斯战役取得胜利后加冕称王。在这个不足百年的朝代里，几乎充满了战争：有镇压当地贵族反抗的战争，有对付诺曼底的动乱的战争，有王室内部争夺王位的战争，还有抵御北欧人入侵和在欧洲大陆同邻国的战争。为了进行战争，诺曼诸王对岛上居民进行了尽情的搜刮。编年史中多次出现沉重赋税的记载。1083 年的纪事中还提供了每海德土地纳税 72 便士的宝贵数字。1085 年朝廷开始进行全国土地调查，编年史作者更写一段深沉而激昂的评论。作者认为这种刨根问底的做法说起来简直是一种耻辱。编年史末尾部分记录了诺曼王朝末王斯蒂芬统治时期的社会骚乱和民不聊生的景象，为这 19 年的艰难岁月作了概括。

整个编年史结束于 1154 年斯蒂芬逝世和安茹伯爵亨利入主英国。全书包括年代共 1200 余年。

编年史不曾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有所记载，但是在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在此期间，不列颠正经历着一场封

建化过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自由农民的农奴化。编年史中较早地出现了郡长和塞恩的名称。他们是国王的辅弼、侍从和亲兵，都占有大面积的土地。我们知道，每一塞恩占有土地一般至少为 5 海德，每海德的面积因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异，少则 40 英亩、60 英亩，多则 80 英亩、120 英亩。因之这种被列为中小贵族的塞恩所占土地数量已十分可观。然而被称作大贵族的郡长，其所占有土地数量之大则更是惊人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自由农民所占土地约 30 英亩，有的还不足此数，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经不起频繁的天灾人祸，因之逐渐走上对大土地所有者依附的道路。诺曼征服加速了这一进程。编年史记录了大批郡长的被诛杀，由来自诺曼底的封建主加以取代。他们运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剥削方式肆行掠夺。本来业已处于困境的农民，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重税盘剥、战争困扰与自然灾害的侵袭之下，逐渐沦为农奴。从《土地清丈册》统计出来的数字表明，在英格兰，封建化过程业已基本完成了。

对于这部编年史，英国学者喜爱地称之为“古英文史书的基础权威著作”，也称之为“一个西方国家以其自己的语言写成的第一部连贯的本国历史”，还称之为“第一部伟大的英文散文著作”。诚然，这部编年史奠定了英国古史的基础。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拉丁文的流风余韵在书籍撰写方面仍然具有很大影响，而这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却是以其本民族的语言写成，而且连续不断，即使是在外族入侵和征服的情况下，继续撰写不辍，撰写时间延续 200 余年，实录岛上史事长达 700 年有零，的确是值得英人为之骄傲的。

编年史的撰写愈后愈细。从阿尔弗雷德在位时（871—899）起，书中已很少出现“这年某人逝世”或“天见异象”之类寥寥数语的纪事，而是对某些事情作出较为完整的记载。以后的两个半世纪更逐渐加详，对许多重大事件都能源源本本，道出来龙去脉。特别是诺曼征服之后的百余年间，不仅提供许多珍贵史料，

而且还有一些针对时事的史官评论反映了民间的看法。一段段长达数百乃至千余字的记事，读来俨然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故事，或是一篇流畅精美的散文。

书中还出现了一些当时传颂的诗歌，有的或被认为系出于王室告示。这些诗歌，有的是歌颂战功，有的是悼念先王，也有一些是讥讽时政，甚至抨击暴君的。以 937 年的一首歌颂阿塞尔斯坦国王在布朗南堡战胜丹麦王奥拉夫战功的长诗^①为例，全诗长达 74 行，记述了这场前此史书所未载的大战，颂扬了国王及王弟的英武，歌颂了军队捍卫国土的勇敢，记录了战斗的惨烈厮杀，读来铿锵有声，真如身临其境。再以 1087（原稿本 1086）年讽刺征服者威廉的一首为例，诗中控诉国王搜刮财富，大兴土木，臣民哀怨，只能祈求天主的宽恕。

值得提及的是书中的持论方面。在 1085 年记载威廉一世发动土地清查之后，又加上修史人的看法：“他令人调查得如此详尽，乃至没有一海德土地，也没有一维格特土地，……也没有一头公牛、一头母牛、一头猪被遗漏而没有记录在案。”从清查结果的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到威廉的贪婪之手业已伸进了每个臣民的钱袋。这的确使修史人不能不为之感到羞愧。1087 年威廉死后，在上面提到的那首讽时诗的后面，紧接着有一段警戒世人的文字：“关于他，我们写了这些事情，有好有坏，以便好人可以仿效其中的优点而完全避免劣迹，在引导我们通向天国的道路上行进。”在评论斯蒂芬在位期间的长期内战造成生灵涂炭，村落为墟，加以酷刑泛滥，聚敛成风之后，修史人叹为前所未有的灾难，只好沉痛地引用人们公开谈论的一句话进行归纳：“基督和他的圣徒们都睡着了。”这种大胆的评论写于封建时代，出自修道士之手，应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综观以上，无怪乎这部编年史被英人珍同瑰宝，也被世人视为名著。至于书中存在的一些为封建史家所难以避免的糟粕，也就无足轻重了。

早在 17 世纪起，英国学者就已开始对这部编年史进行整理、研究和从古英文转译为现代英文的工作，成果累累。例如纪年的厘定工作，编年史虽效法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的体例，采用耶稣纪元，但在以何时作为一岁之首的问题上，各本记载却显得十分混乱，被采作岁首的有：9月 24 日、圣诞节（12月 25 日）、圣母领报节（当年或翌年之 3 月 25 日）等等。以现时通行的格雷戈里历核对，编年史所记事件，有的需要溯前或推后多达一年之久。幸得后来学者的厘定，使读者能够获得正确的纪年。至于纪事中的舛错之处，更是经过几代学者的考证，得到订正。这些考订成果已收入注释，随正文一道译出。

至于转译成近代英文的工作，三个半世纪以来，共出版稿本译文达十多种，各种研究成果和注释大量涌现。其中著名的有 1823 年在伦敦出版，后经数次重印的英格拉姆（J. Ingram）的译本，1861 年索普（B. Thorpe）的译本，1865 年厄尔（John Earle）的译本，和 1892, 1899 年先后由牛津大学初版的普卢默的上下两卷译本。1953 年，加蒙斯韦（G. N. Garmonsway）的新译本在伦敦问世。该书以普卢默的译本为蓝本，以 A 本和 E 本为主，依照原来的排印格式，将几种穿插合编的稿本逐页重译，并于 1972 年再版，几度重印。译文通俗易读，风行多年，被英国史学界誉为译本中之上乘。另外一种合编本刊载于道格拉斯（David C. Douglas）主编的《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中，由怀特洛克（Dorothy Whitelock，担任约 500 – 1042 年阶段）和塔克（S. I. Tucker，担任 1042 – 1154 年阶段）翻译，分别于 1955 年和 1953 年在伦敦问世，嗣后合成一部，由怀特洛克领衔署名，并与道格拉斯和塔克合作，于 1961 年在伦敦再版。怀特洛克为当代英国史学界名家，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历史深有研究，著述极多。中译本系根据《英国历史文献》中的译本译出。本书的特点是将几种稿本的同年纪事编排在同一版面，重复处尽量归并，避免雷同，歧异处予以注明，以示区别。其内容基本一

致者作为几种稿本的共同纪事通栏排印，文字则以其中一种作为主要依据；其内容不尽相同者左右并列，以资对比。为此，原编译者对所采用的各稿本作了认真核对，并为了兼顾各稿本，又对版面编排做了精心设计，使人一目了然。编年史各年纪事的年代，经原编译者校订，以订正者置于纪事之始，而各稿本原附的年代之与此不符者，则放在括弧中。该书文笔流畅，便于阅读和对照，注释颇为丰富，但在材料内容方面，则对原稿本后来增补的个别段落，特别是在彼得伯勒补入 E 本的有关彼得伯勒修道院的几段文字，因其有欠真实而未予采用。中译本对这些部分已由译者根据加蒙斯韦编译本译出补上。

最近又出现了斯旺顿（M.J.Swanton）的新译合编本，1996 年在伦敦出版。根据书中引言所讲，由于考古科学发展和电脑复原技术进步，需要重新翻译，本书即是应此要求而产生，因之增添了一些注释。

本书译者学风严谨。为了减少重复，便于阅览，翻译工作依据怀特洛克和塔克编译本，并参照加蒙斯韦编译本（新版）进行，历时多年。临到完稿，又见到新面世的斯旺顿编译本，于是再以译稿与此新版本对校，又经半载有余始告完功。从整体看，三种版本取材稿本或有侧重，内容则无甚出入，译文亦基本相符。个别歧异或疑点，由译者予以注明。（注释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指怀特洛克和塔克编译本的原注。）如今读者一册在手，可以兼睹三种版本之优长，实为便利。

注释：

①原为头韵体诗，原编译本中以散文形式出现。

（作者：戚国淦 首都师范大学）

在天津社会转型时期 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

朱 肇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道主天津师范大学领导和同志们多方努力与精心安排下，经过两天大小会议交流，到现在学术报告和学术讨论的议程已胜利完成。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共 77 人，其中美国 1 人，德国 1 人，日本 8 人，中国 67 人。从职称上看，教授 30 人，副教授（包括副研究员、副编审）33 人，讲师、助教、编辑、研究生等 14 人。从年龄上看，60 岁以上（1940 年及其以前出生）15 人，50—59 岁 15 人，40—49 岁 23 人，39 岁以下 24 人。这就是说，60 岁以上老年学者占出席会议总人数的 19.5%，59 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占 80% 强。特别是 49 岁以下更为年轻的学者占 61% 强。这个数字雄辩地说明，我们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前途无量。

在这次研讨会中提交学术论文和发言提纲 49 篇。其中研究政治结构的 13 篇，研究经济结构的 12 篇，研究宗教文化的 14 篇，研究综合问题的 10 篇。在大小会上做系统发言的 63 人次。

这次学术研讨会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广大与会者积极发言，勇于提问题，大胆交流思想，交换看法，颇受启迪，有所提高。对一些重要问题讨论热烈，分析比较深入。有些问题大家看法不同，在会上各抒己见，充分说明个人见解，为日后进一步研究，开阔思路，找准方向。

根据大家在这次学术会议上发言和我读过的一些论文及大家

在会上会下交换的意见，我想在这里提出五个问题，供继续研究讨论和思考。

一、关于向近代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在历史上的定位问题

在这个会上讨论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涵义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在会议的英文名称里已经这样标出，即指出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这既是社会转型，也是文明转型。另一种理解是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这是社会形态转型。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反对“中国存在封建社会”之说，但不反对西欧存在“封建制度”(feudalism)。这些学者认为，feudalism一词，在古拉丁文中是不存在的，它出自中世纪拉丁文。如把feudalism译成封建制度，只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中国。人类有史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社会形态也在不断演进和更替，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研究西欧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一向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课题。

不管是社会文明转型还是社会形态转型，这个“转型时期”在历史上如何定位，它的时间和空间如何划定，在研讨会上提出各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这个转型时期在欧洲是从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为止。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出现，标志着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母胎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形成了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是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开端，也就是“转型时期”的起点。它的终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法、德、意、西、俄等国完成革命的时间在世界进入近代以后，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延伸和发展。